

巴黎的新秘密

外国畅销电视侦探小说



神秘的自杀案
雷奥·马莱 著
法国

80838

I 565.4
5

中国戏剧出版社

神秘的自杀案

〔法〕雷奥·马莱 著

晓月 译

神秘的自杀案 [法]雷奥·马莱著 晓月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文字六〇三印刷厂 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18千字 6.25印张 2插页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104-00360-6/I·130 定价: 2.90元

新登(京)字第150号

0257/50
Leo Malet

Mimac Moche au Boul' Mich

1984, Edition Fleuve Noir, Paris

内 容 提 要

医生之子莫明其妙地自杀了,其情人认为是谋杀,请内斯托·比尔马帮助侦查。内斯托多方调查,未得头绪。期间却发生了仗酒入室调戏女演员的人被人打昏在地,黑人房间摆着女尸行祭,这黑人随后又神秘地被人打死,警官被分尸,江湖骗子被击毙,波德莱尔的诗里有针眼,内斯托死里逃生等怪事。内斯托能解开这些纠结吗?他想帮助穷脱衣舞演员攻读戏剧,这有什么办法呢?读到最后一页,您就恍然大悟了。

责任编辑 武文

目 录

1	情人不相信厄运.....	(1)
2	医生之子自杀	(22)
3	夜访地下歌舞厅.....	(42)
4	伏酒入室调戏女演员	(57)
5	道貌岸然的医生.....	(68)
6	江湖骗子	(82)
7	尤兰达之死	(93)
8	黑人房间里的女尸	(105)
9	黑人日记.....	(121)
10	被分尸者之谜	(128)
11	死里逃生.....	(138)
12	揭破谜底.....	(143)
13	还事实本来面目	(154)
14	对我说吧，吓人的头颅.....	(162)
15	恶人兮好人？	(169)

1

情人不相信厄运

那是阴郁的一天，到处灰蒙蒙的。天空使人的情绪很低沉。离圣诞节差不多还有三个星期，然而天上的圣父已经在为他那神圣家庭的宾朋们准备午夜聚餐了。他从天上往巴黎撒下鹅毛大雪。紧跟在羞怯的初雪后面是漫天飞雪。天地一色……我叼着烟斗站在我办公室的窗前，为了更好地透过玻璃窗看清楚外面，我撩开了轻柔细软的长窗帘。我望见随着凛冽寒风旋转飞舞飘落的这层洁白的讨厌玩意儿。我想着其他有趣的事的当儿，不免考

虑到倘若寒冬如此严酷地威逼而来，那么我那位被重感冒困在床上的女秘书艾莲娜可就不容易迅速痊愈了。此外，我也为我的个人利益而犯愁。在一个论小时计价和工资如此之高的时候，倘若这种鬼天气持续一周，我要是能捡到什么不用干就可以白吃白喝的活儿就好了。恰巧电话铃声响起，我立即跳过去接。即使是个坏消息，也会带来些许生气。

“喂，”我说。

“喂，”一个年轻的女声回答。“菲雅特·吕克斯办事处吗？”

“是的，太太……还是小姐？”

“小姐。是内斯托·比尔马先生吗？”

“他本人。”

“您好，先生。我叫雅格琳娜·卡利耶……我要和您见面……”

我求之不得。假如您的羽毛如同您的莺声燕语一般美妙……那是一个年轻好听的声音，是多少有些做作的热情的喉音，是那种某些女演员所具有的嗓音。那是多少经过加工训练出来的声音。总之，很悦耳，既具魅力又颇动情。

“很容易，小姐。我在小田园街……”

“我知道，”她打断了我的话。“遗憾的是今天我可能没时间去拜访您。另外我也拖了好长时间才给您打电话……”

声音始终是热情的，但听得出有一种不知什么原由引起的怀疑情绪。我试着帮我的对话者把她那不连贯的话理

顺。

“关于什么事情？”我问道。

“您也处理凶杀案吗？”这是她作为回答的话。

“并不完全如此，尽管我经常被请去处理这种问题。这就是说，不是我追着死尸跑，而是我手里常有那么一具。并且，假如有必要的话，需要我把它修修补补，拾掇一下，我可以承认我一点儿也不害怕。”

“哦，先生，求求您了，别开玩笑。”

“对不起，您的话在理。假如这涉及凶杀的话。”

“这是说……是的……我想是……”

“怎么，您想是的？您不能肯定吗？”

“哦……呃……在电话里解释清楚相当困难……先生，您听着……假如我请您今天晚上来见我，您会觉得麻烦吗？”

“当然不会。在哪里见面？”

“在郭兰·德·卡约见面。”

“郭兰·德·卡约？我以为他早给吊死了。他至少不是法兰索瓦·维永^①的同伙们的后代之一吧？”

“指的就是法兰索瓦·维永的那个伙伴。但不是活生生的。这是我在拉丁区工作的一个艺术歌舞厅的名字。”

“哦？是，是，当然了。您是歌星？”

① 法兰索瓦·维永(1431—1463)：法国诗人，是公认的法国文学史上最深刻、最早的抒情诗人。

“是的……我偶尔唱歌。”

“这家郭兰·德·卡约在哪里?”

“在格兰-德格勒街和欧-帕维街的拐角处。”

“我知道了。在牟伯尔广场和蒙特贝罗滨河路之间,对吗?”

“是的,您以前去过?”

“我认识那一带。”

多年前我是去过那里。那年月,歌手们去的这家歌厅在一个别致的角落里,去的人都是些流浪汉、失业者、小人物和穷学生,没准儿它和郭兰·德·卡约歌厅就在同一个地点,但那会儿它不叫郭兰·德·卡约,而是叫吊死的诗人,反正都是一码事。

“您来吗,先生?”

为什么不去呢?我也没别的事可干。

“我来。几点见?”

“我的节目在午夜……您稍早些来……或稍晚些也行。随您的便。”

“一言为定。晚上见,小姐。”

“谢谢您,先生。晚上见。”

她挂上了电话。我也挂上了。在转过头欣赏雪花飞舞之前,我在我的文件档案里找出最新一期《巴黎你好》,翻找广告栏里有没有刚才提到的那个歌厅。果然有一家。

郭兰·德·卡约

历史遗址地窖

格兰·德格勒街

(圣母院附近)

15 世纪的背景,青春气氛浓郁

古今流行歌曲

拉丁区民间歌舞

中世纪的精彩节目

粗犷凶悍的本宅主人热罕·德·蒙吉贝招待贵宾并主持演出

我重新拿起烟斗,点着它,看看表。等时针转过一圈之后,我就会知道那语音和谐悦耳而又犹豫不安的小姐和她本人的其他一切是否具有同样的魅力了。

我没有一直等到晚上。我差不多是在午后三点钟离开餐馆返回办公室的。上楼梯时,我发现在我上面几级阶梯上有一双穿着精致的细薄尼龙长筒丝袜的漂亮长腿。这双玉腿是从上面的一条宽大灰色毛料裙子里露出来的,裙边超出了比它短些的浅米色羽绒大衣。足下穿着一双鞋跟很高的蓝色鞋子。她整个人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这双腿停在我那层,正在我门口。一只带着手套的手抬起要去掀门铃。

“不必了,”我说道。“此刻里面没人。可我有钥匙。”

我转动钥匙串。她转过身来,感到惊奇,还有点儿烦躁

不安的样子。金发从她的帽兜里露出，环绕着一张流露出泛泛哀愁的极具吸引力的小脸蛋，这使她更加楚楚动人。她比中等个子略高，身材笔直，气质高雅。来访的这位女客颧骨偏高，碧蓝的眼睛被又长又密的睫毛围住，嘴巴略大，嘴唇很性感，当然是很仔细地修饰过，涂着一层接近淡紫色的粉红唇膏。

“噢！”她微笑道。“您就是侦探内斯托·比尔马？”

我向她脱帽致敬。

“正是鄙人。您肯定是雅格琳娜·卡尔吉耶小姐啰？我辨认得出您的声音。”

她把右手提着的那个代替手提包的文件袋换到左手。

“卡利耶，”她纠正道。

“对，卡利耶。正像当年国民公会会员^①的姓一样。对不起，刚才我没说对您的姓。”

我打开门，请她走进我温暖的办公室，坐在为顾客准备的沙发上。我脱掉外衣。她把她的文件袋放在座位上，接着，她优雅而慢慢地，也许是以有意设计过的动作脱掉她的手套，把她的帽兜撂在头后，让她的一头蓬松秀发松开来并解开羽绒大衣上的木质钮扣。在这件外衣下面，当然了，裙子除外，她还穿了一件天蓝色高卷领紧身毛衣，使她那对丰满的乳房显得极具魅力。一条很宽的真皮皮带扎紧她的细

① 让-巴蒂斯特·卡利耶(1756—1794)，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会员，杀害过许多在押政治犯，最后亦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

腰。她终于坐了下来，用裙边盖上膝盖，好遮住由于刚才的动作露出来的她那浅藕合色的衬裙。尽管有这些表象，但在这位女郎身上，看不出她有任何挑逗的迹象。这就是她的本来面貌，恰恰应该这样去看待她。不管怎么说，为了不引起旁人忌妒，她既不能借口自己的乳房太显眼就把它们缩小，也没有本事在那双线条抢眼的玉腿上安上几根曲张的静脉。她就是一个惹人爱怜的小姐儿。和别的女人相比，当她遇到不愉快的时候，人家会更乐于保护她和安慰她。看上去，她确实遇上了麻烦。

“这么说，”我说道，“您给我打电话之后，您又改变了主意。要不就是您要对我讲的事情是那样地重要，您不能等到今天晚上，您必须立即告诉我。”

她微笑了，这是如同给我看一个样品那样的同一个微笑。那是一个悲伤而又可爱的微笑。

“请您原谅我，”她说。“我在您面前耍了点儿花招。我希望您不要怪罪于我。”

“绝对不会。”

倘若对那些在你面前耍花招——而不仅仅是要一点花招的女孩们生气的话，那可就再也找不出时间干别的事儿了。

“谢谢。我想向您……向您证明，”她涨红了脸，试着解释。“我想知道我能不能信任您……您是不是能友善地听我讲述。您明白吗，我要对您说的事情显得怪诞荒唐……已经有人试着向我指明那太离奇了……而且我已经为这事招

来了人们的嘲笑……是那些警官们……所以，我要清楚明白地知道您肯听我讲不……”

她中断了自己的话。轮到我微笑了。

“现在您的尝试得到了结论？”

“是的。”

“这么说，我决定在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情况之下答应到郭兰·德·卡约赴约，使您产生了对我的信任？”

“是的。”

“那么，这就更好啰……小姐，我尽力不使您感到失望。”

“谢谢，先生。”

她伸出粉红色的舌尖舔了舔嘴唇。

“何况……我不想耽搁您……让您浪费时间……当我明白了您不会让我碰钉子，我就来了……”

她又一次中断自己的话，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她静静地端详她那双手指纤细、指甲涂着蔻丹的手。

“您很友善，”我这样说是为了让她重新开口。

于是，我等着她讲话，但不能没有来由就开始。我把烟斗添满烟丝，谁知下文如何。

“我希望烟味不影响您，”我说，“我是个嘴不离烟的人。假如您在夜总会工作的话……”

“没关系。我习惯了烟雾腾腾的环境。”

其实她也吞云吐雾。她从羽绒大衣口袋里取出一盒帕玛牌香烟，从中取出一支。我为她点火。她的嘴唇微微颤

抖。从我烟斗里冒的烟和她的烟混在一起，我坐在我作为主人的沙发里鼓励她：“说吧，我听您讲。”

“那么……好吧……”她犹豫不定地开始了，“您准会以我是个疯女人……他们就说我是疯子……”

又一次停顿和开始陈述。

“哦！我忘记问您了……有关您的酬金……我没有多少钱……”

她越来越使我想到一个不停地讲述同一件事而又不断地碰上人们的怀疑的人，以致最后导致她不敢相信是否还值得再讲一次，并且为此而拖延时间，以期还能保存些许希望。

“咱们最后再谈有关收费的事，”我说。“假如我们能够成交的话。”

她的面色阴沉起来，叹息道：“是，是这么回事。可不是么，您还没应允能不能帮我呢。”

我耸耸肩。

“在我不了解更多情况之前，我是不准备接受的。怎么，讲清情况这么困难？在电话里，您对我说过一桩凶杀案。但却又不能肯定。您说说，究竟是您杀了某个人，还是您想象您已经杀了人？”

她跳了起来。

“哦！不是的。是……（她嗓音发紧）是关于保罗的事。”

“保罗？”

“是的。”

霎时间她面色惨白，只残留着那层薄薄的脂粉。她做了个怪样，活象那些马上就会大声哭泣的婴儿的面孔，她也快要哭了。她那美目泪水模糊。她声音哽咽，悲悲切切地说道：“要我讲述这一切太困难了。您拿着……您读读吧……我特意把它们带来了，因为我知道要我亲口讲述这一切让我太为难了……”

她从她的文件袋里取出一叠报刊剪报，递给了我，她无法再控制自己了，扔掉她那支香烟，静静地默默哭了个够。我让她借啜泣减轻心头的悲痛，我全神贯注地读着剪报。

剪报都是一个月以前从《巴黎人》、《巴黎日报》、《法兰西晚报》、《夕阳报》以及另外两三份不太重要的小报剪下的，它们都论及某个名叫保罗·勒维利埃的二十岁的青年。他的父亲是一位在圣米歇尔林荫道开业的医生，他也正在学医，然而他忽发奇想，在的大好青春年华之际开枪自杀了。他是在自己那辆两汽缸驱动的汽车里干的这桩事，借助一把不知他从何处弄来、在他脚边找到的手枪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这件事发生在圣贝纳尔滨河路上，沿着名酒大厅的栅栏门边。出事那夜漆黑，除了那小伙子的良知外，没有一个见证人。通过尸体解剖，得知小伙子确实是朝自己开了一枪。在自杀之前不久，他还给自己服足了麻醉剂。清晨一伙乘车巡逻的警察比那些夜间经过这附近一带的警察好奇些，于是他们发现了他，那时他已死去几个小时了。《夕阳报》和《法兰西晚报》上登载的报道里还有有关的图片。头一张照片上的保罗·勒维利埃右手拿着钢笔，左手支着脸

蛋，完全是个正在精心写诗的小伙子的模样，他那充满梦幻的目光既显得遥远又富于灵感。是个俊俏的小伙子，但如果能从一张照片上去判断的话，使人感到他的意志只能和如今流行的粗麻布包相比。我的看法是，他唯一的一次证实自己的意志力仅是开枪自戕这一回。第二张照片是他爸爸的，那是一个外貌严肃的壮汉，据传“象是个要躲避记者的家伙”。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人们明白记者们都该完成哪些工作一样。（今天，我本人极能理解这一切。）最后，第三张照片模糊不清地展现了雅格琳娜·卡利耶典雅秀美的倩影，“学戏剧的女大学生，不幸的青年的情侣”。在陈述事件之外，每张报纸还按照自己的趣味和政治色彩，去长篇大套地议论当代青年的弱点。

我的目光离开了这堆纸片，转向来访者。泪水在她化了妆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道痕迹，但她已不再哭泣。她神经质地揉着被她捏成一团的手帕，用它轻轻擦拭眼皮，看起来她已经恢复了镇静。

“好些了吗？”我问道。

“是的，”她说，吸着鼻子。“对不起。”

“这很正常。”

我站了起来，从藏酒的地方取出一瓶饮料和两个大杯子。她刚流过眼泪脱了水，而我又很渴。

“来点威士忌？”

“随便。”

我为她斟酒。她用琥珀色的饮料润了润唇。我又坐

下，手握酒杯。

“保罗·勒维利埃，”我说道，“您很爱他，是吗？”

“我们很相爱，”她极力纠正道。“我们彼此热烈相爱，如同一人。”

“很久了吗？”

“六个月了。”

我把我的玻璃杯放在书桌的一角上，倒净烟斗里的余烬，缓缓地重新装满它。六个月。我在我的椅子上转来转去，望着窗外。雪花小心翼翼地款款飘落。六个月。是的，那是一个彼此之间我即是你你即是我的时期，在那期间人们写道：“地老天荒”或“海枯石烂”。灾难啊！我转到了相反的方向去了，赶紧把自己拉回到严肃的事件里来。或者说……或多或少严肃些的事情。我指着在我面前摊开的那些剪报。

“在这里面，哪里有凶杀？”

“怎么？难道您看不出？”

“我看到的是自杀。”

她摇头。

“我不信。保罗不会自杀。有人杀了他！”

“胡扯！您怎么胡思乱想！”

“不管怎么说，我……我确信是那样的。我……”

她一口把威士忌吞下。

“他没有任何理由自杀。报纸都报导了。没有找出他的行为的动机。”